

## 第五講

# 重新看基督論及救援論

這一講的主題是：對我們而言，耶穌是誰？女性神學家對此有什麼看法？

在小組討論時可以思考兩個問題：

一、我們的救主耶穌是一位「男性」，對你們來說，是否構成難題？為什麼？

二、歷史性的解釋能否幫助你瞭解，為何我們對天主、耶穌與教會的形象是「父權式」的，對這樣的解釋我們能做什麼？

首先，我解釋一下何謂「父權式」。這不僅僅指家中男性父親主掌的權威，更意味著人類需要由一個強勢的權威來領導管理的想法，以為在由上而下的強權統治下，人類就有和平。當然這種獨裁制度的優點是能很快讓一切井然有序，一切照強勢領導者的意思去做就行了，不必問為什麼。

女性神學家所抗議的是，這樣一個父性、獨裁、由上至下強權的社會制度，並不是使人類能生活得更人性化的一種方式。我們在談論共產主義、歐洲的希特勒納粹、法西斯獨裁時，我們認出獨裁制度，但我們在談論教會時，是否也有這樣的認知呢？我們在傳述耶穌的形象、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社會中作為生活天主的中介、傳達天主的形象時，是否也有此認識？這對我們來講是一項挑戰。

為了能更深入瞭解女性神學家在基督論方面的挑戰是什麼，首

先要知道基督論是怎樣發展及形成的。在基督論神學課本中常出現的，某些屬於技術性的部分，我不準備討論。我要談的是有關歷史的綜合看法。

在基督徒團體開始之初，耶穌本人臨在這團體中。人們追隨了他，成為他的朋友，因為他們被耶穌的訊息所感動，因為耶穌所做的一切，待人的態度，以及所傳達的訊息，留給人們很深的印象。

開始時，他們並沒有細想耶穌是誰，因為他就在那裡，和他們在一起。如果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做某些事情，我不會問這朋友是誰。我們可能要問，我們要做些什麼？例如，在我們困境中或對我們所遇到的難題，我的朋友要告訴我什麼？

在耶穌受難時，所有重要的問題都出現了。當耶穌被羅馬人釘死時，他說：我要告訴你們該怎麼做才對。他們確實發現，他所教導的訊息本身是那麼的有智慧、恰當、具有啟發性、正確。

但是，如果這是事實，為什麼其他的人卻沒有看出來呢？為什麼還要迫害他呢？我想第一點他們需要瞭解的是，耶穌的為人及他所傳述的訊息，與當時大多數人對天主及天主在世上作為的想法相左。耶穌反駁當時希伯來人所認為的天主對人的計畫；反對當時羅馬以獨裁統治人民，不許人民反對及發問的制度。

因此，當他們根據耶穌復活後所經驗到的，來反省耶穌的立場、他與眾不同的觀點，以及他是誰時，他們發現，這與世界舊有常規不一樣的說法是真天主的臨在，是天主聖言臨於我們的歷史、我們的世界中。他們認為耶穌本身就是天主的啟示。他們嘗試用許多方式來表達這種說法：耶穌是天主之子、是出自光明中的光明，是啟示出的天主智慧。他們認為耶穌是天主的慈憫，是天主參與人類的痛苦。

第一世紀末的若望福音用另外一個似乎更相稱的名稱，就是耶

耶穌是天主的思想，在耶穌個人身上所表達出來的思想。「耶穌是天主的思想」這個說法非常好，因為思想和言語表達同樣的概念。思想和言語讓我們想起創世紀中的故事。創世紀開始時，「天主說……」他們認為耶穌就是天主思想的表達，是天主的思想。這名稱將天主整個創造的計畫連繫在一起，同時把天主的國度帶入世界，並與耶穌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事連繫起來。換句話說，這是天主再一次的創造，從混沌的世界中建立天主的國度。就像天主初次創造世界時一樣，天主說出一個思想，事就成了。

但是，當這語言進入希臘世界時，他們所用的「道」（Logos），在哲學上已有其意義，這字彙在希臘文法上是陽性的，所以人們用「話」或「理念」來表達宇宙組織整合的原則。因此，當你在羅馬的世界中用希臘哲學的語言來思考時，這組織的原則使人連想到，最上層的統治者是天主，中間是聖言、組織及管理的原則，其他的一切則受其管理。所以早在第二世紀及第三世紀初，已有了這種等級的制度。

這樣的想法特別被所謂的希臘護教者（apologists）所推廣。他們設法以異教徒的觀點來看基督訊息的意義，設法把基督訊息套進希臘異教徒的思考方式。

在第三世紀初，奧利振（Origen）用這種思想組成系統神學。他說，這些對外教人所講述的思想對我們很有用，可以幫助我們統合信仰。當奧利振這樣做時，他表達信仰的方式和從依勒內沿用的方式完全不同。依勒內說，談論基督信仰的方法就是說故事。所以他在第二世紀末，用希伯來人聖經的故事，加上基督的意義。但到了第三世紀，奧利振說，這很好，但是我們必須正確地表達這些故事。他所謂的「正確地」，是以哲學的名詞。要解釋人存在的經驗時，可以用哲學的語言，或用故事或用圖畫。依勒內把所有一

切用故事來表達，而奧利振則用希臘的哲學名詞，即將基督觀說成三層：上有天主至高權力，然後是天主的「言」或「思想」或「組織的原理」，最後是使世界多元化的聖神。奧利振在他的書中又說，當耶穌出現時，他是這「原理」的化身。

君士坦丁建立帝國之前，一個父權體系的天國已經形成。這個體系沒有給人民自由發揮的空間。

在第四、第五世紀又發生一些事。那時，人們開始討論，是否可以稱耶穌是神聖的，或如奧利振所講的，耶穌只是個中介。教會說，雖然我們無法說明耶穌的神性是什麼，但從我們經驗中非常確定耶穌是真正的神，是世界最後的審判，是使一切改變的原由。他們也辯論說，如果耶穌是真神，那我們就不能把他當成一般的人。

但後來他們又認為，如果耶穌不是人，他又怎能集合團體來救他們呢？他怎能改變人心，成為我們中的中介呢？過一陣後，他們又再辯論，那一個人如何能夠同時是人又是神呢？他們給的答案就是：「這是一個奧祕。」他們企圖對這奧祕有多種解答，他們造了很多奧妙的語言，以為有了這些語言就可解開這個奧祕。

其實當我們說，我們可以完全瞭解天主的話，那我們的討論就是錯誤的，因為我們並不能完全瞭解天主。所以，許多問題隨之而來。對許多基督徒的信仰來講，發生這些事是很嚴重及可悲的。當時的專家為這事不斷辯論。但對全體的信徒有何影響呢？

在帝國還沒有接管及操縱教會之前，人們在談論耶穌時，有一個十分有趣的圖像。那時，還沒有十字架（苦像）。雖然他們談論基督被釘十字架的事，但卻從未畫過上面有人的十字架。他們有其他不同的十字架記號，譬如，他們畫一條船，船的豎桅及帆的橫桿形成一個顯著的十字架。另外船錨的彎鉤及直桿也是一個十字架的形狀。他們談論十字架，但意念中並沒有十字架的圖像。

至於耶穌善牧的圖像是怎麼來的呢？因為耶穌稱自己是善牧。奧希理思的圖像亦包括在內。奧希理思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，他曾下到死亡之谷去救出他的太太。他們也把耶穌當作潘神，一個自然神。許多耶穌的圖像，如治癒病人、駕駛著一條船、歡迎人們等等，這些圖像中他以謙卑的平民，邀請人進入他的團體之中。

自從帝國接管了教會之後，皇帝開始稱自己是基督的代表。後來又把這名稱給了教宗。皇帝自稱是基督的代表，以基督的代表統治王國。帝王的統治是中央集權的獨裁統治。

一個帝王不能統治那麼大的國度，於是他就徵召地區基督徒團體的領導人做他帝國的官員。因此，皇帝說：「我是基督的代理人。基督在天上，等到世界末日時，他要執行他的任務。在基督之上，則是掌管一切的超越之神。但現在我是歷史中的統治者，主教們要代我管理某些特殊地區。」自此之後，不但改變了人們對教會的認識，也改變了對耶穌基督角色的理解。

耶穌的圖像改變之後，耶穌所代表的超越之神，造物主的圖像也改變了。所以現在上主的圖像不再是個像聖經中熱情歡迎人、指導人、啟示人的神，變成了一個統治者，要人民聽話及安分守己。這就是「父權體系」最壞的釋義。

在這同時，透過帝王及他代表的角色，人們不但經驗耶穌的任務、救贖的意義，而且所看到的耶穌圖像也變了。現在，耶穌善牧或耶穌乘船的圖像已經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耶穌坐在祭台後壁畫上的王座上，穿著王袍。

當我們進堂參與彌撒時，先要跪一下。下跪並非因為天主的臨在，而是因為在教堂內有皇帝的權位在。所以跪是對皇帝的權力而跪。在高高的臺階上留有主教的寶座，主教進來時，有一壯麗的隊伍（Pomp）隨行。Pomp這字的意思，是當人領洗時問：「你棄

絕魔鬼及他的一切榮華嗎？」Pomp英文本來的意思是指一個偉人穿著非常華麗的衣服，在他之前，有一隊人拿著乳香、蠟燭、權杖、聖經同行。

現在，當我們參與感恩祭時，幾乎感恩祭的每個一動作都是按照父權體系所遺留的程序，主禮者在感恩祭中代表耶穌的最高權威。當我們看耶穌在感恩祭中的圖像時，真讓人吃驚。因為耶穌在感恩祭中真正的圖像是，耶穌說：「我為你們交付一切，甚至我的生命，你們也應彼此相愛，彼此服務。」絕不是一個皇帝的樣子。

在若望福音中我們得到另一個圖像，那是耶穌自己希望在感恩祭中所呈現的：耶穌為宗徒們洗腳。若望描述耶穌像一個奴隸般為客人洗腳。從奴隸到皇帝之間的圖像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改變。我們可以看出，天主的言語、天主的臨在、天主的權力進入我們生活之中。

在新約中所呈現給我們的基督圖像是，天主的力量進入我們當中，增加我們能力。耶穌來到我們中間的使命是將天主的智慧分施給我們，使我們有了智慧，在生活中可以辨別一切。天主臨在我們中間的記號，就是你為最小弟兄所做的就是為我做。

可惜這不再是基督的圖像，現在卻是皇帝的權力由上而下。天主的臨在是藉著大禮節、大人物、一切按部就班的程序來呈現。天主的管理是，如果你不遵照皇帝的命令行事，就要受罰，人需絕對的服從。

那麼女性神學家們對這些圖像意見如何呢？

第一步，她們說，請注意圖像演變的過程，請注意圖像所含意義的轉變。

第二步，她們說，讓我們把福音、感恩祭放在教會的中心，讓福音及感恩祭本身來說明一切。世世代代以來，聖經和感恩祭的精

神一直是與父權制度、父權理念相對立的，而且不斷地指出，天主的智慧並非這樣，天主的權力也不是人的權力。耶穌說過，他帶給我們的自由及和平並不是這世界的和平，並不是用由上而下的統治來維持秩序。

總結上述，女性神學家想要說的是：耶穌當然是一個人，是一個男性的人，這並不構成問題。既然是人，自然不是男的，就是女的。但是，當耶穌的男性成為反映天主的基本要素時，問題就產生了。因為在人類的社會中，男性和極權統治的關係密不可分。

但是我們看耶穌在歷史中人性的作為時，不可能認為他的「男性」構成問題。因為他所做的一切，正是女性神學家的訴求；他所作的一切改變，原是女性神學們所尋求的。問題出在人在詮釋耶穌是誰、他所做的事時，竟把他套在一個權威式的父權模式中。

女性神學家大聲疾呼的問題，是在排斥婦女擔任司祭職時所用的語言出了問題。因為對耶穌司祭職所作的解說反映了耶穌的角色，在解說耶穌如何反映超越的神時，這解說支持及認定這樣的一個父權的制度。

我解釋過基督論是怎麼發展的，怎麼會選擇「思想」這概念，以及認為耶穌是天主的思想。後來這「思想」卻走歪了，因為他們沒有循希伯來的理解及希伯來的考證來看天主的創造，卻跟隨了希臘哲學有關宇宙中法則的想法。

女性神學家建議，我們必須回溯歷史，糾正某些基督論，找回對耶穌所作的正確反省。其中最有益的論點是：耶穌是天主的智慧降生成人。因為在希伯來人的聖經裡，天主的智慧，或天主被視為智慧，這代表天主不同的圖像，這是賜與力量的圖像，分享頓悟與理解的圖像，這樣人們可以洞悉天主在做什麼，藉著對天主智慧的理解及擁有天主的智慧，得以與人和睦相處。這確實是另一種探討

的可能性。

教父時期的作者也有根據聖神的基督論。耶穌使天主聖神在創造世界時出現。有人建議從這方面去發展，因為在希伯來文中「神」這字本身就是陰性的，而且所有在聖經中談及天主的神，意味著天主存在於人之內，天主的氣賜人力量。

這有一段很長的故事：起初，天主在人的鼻孔中吹一口氣，使人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。而後，天主向先知們吹氣，讓他們給社會傳報一個新的希望的訊息。天主也向瑪利亞吹氣，使耶穌化身成人。而後，天主向耶穌吹氣，讓人們因他的宣講聚集起來，得到啟示。最後，耶穌繼續向人們吹送聖神。

很清楚的，假如我們想到「聖神」、「氣息」、「靈感」這些字彙，我們就會想到帶給人生命的救贖，是要給人活力，更圓滿的生命，而不是要把人分門別類地加以區分。

在我們的救贖神學發展史中，我們如何想救贖這件事呢？相信這些概念都會出現。但在救贖神學的歷史中，有一論點被封鎖、被僵化了。新約中談到人從耶穌所獲得的是什麼時，他們用「光明」及「生命」的字語，讓他們可以看見，可以行動，可以瞭解，可以存活，可以在世上獲得新希望。

在新約中，保祿用了許多不同的耶穌的圖像，其中之一是，耶穌是凝聚的力量，是和諧的中心，但另一個主要的圖像是，耶穌與眾不同是因為祂為我們付了贖價。保祿主要是要讓耶穌受苦刑的事件、這令人震撼的事突顯出來。

他要知道為什麼耶穌不穿過約旦河，逃離耶路撒冷，避免被捕、受刑呢？他要知道善與惡兩股力量相交衝擊時，意味什麼？耶穌的意圖究竟何在？如何解釋超越的天主竟要年輕的耶穌以如此驚駭的方式受刑？



保祿解釋說，這就像是向一個惡神交付贖金。如聖經中許多其他的故事，這是一個強烈的隱喻，一種圖像，是用外在具體的方式向人們表達某種內在的含意。這圖像意味著在戰爭中有人被俘虜，成了囚犯，有人用金錢來贖回他們的自由。

從某一方面來看，這當然是個很好的圖像，因為耶穌確實付了很大的代價，以改變情況。

但從另一面來看，這或許是個很不合適的圖像，因為後來的很多救贖神學家繞著這題目打轉，不斷辯論這贖金倒底是要付給誰？為什麼要付贖金？換句話說，他們太著重在比喻的字面意義，但其原意並非如此。

如果我們看若望聖史對救贖的解釋，我們發現，他把重點放在光照人心靈的「啟發」，使人能夠正確的看事務，瞭解事務，也強調新生命的開始，新生命的提昇，及強調愛。救贖的意義在於從團體中釋放愛的能力，去接觸他人，帶給他人新生命。

這些概念與耶穌所用的圖像相似，比如耶穌說，我要給你們指出真理，真理使人自由，使人瞭解存在的意義。又說，我是羊棧的門，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通過我，你們可以得到圓滿的生命。

到了第二世紀末，人們遇到了很多困難。人們認為應該按照信仰的規則來生活，但信仰的規則是什麼呢？於是便開始編寫信仰規則。我們從依勒內所記述的，知道確有此事。

依勒內的做法相當明智，所有的圖像他都用。首先他說，我們對世界的瞭解是這樣的：開始時，我與天主有親密的關係，充滿了天主的恩寵及關愛。但在歷史中，這充滿恩寵的起源漸漸受到自私、貪心及統治的破壞。因此我們不斷看到恩寵與親密關係的失落，繼而被放逐到混亂的曠野。

在聖經中，這混亂是用諾厄時期洪水的圖像來表達，人們敗壞

到這種地步，就像洪水氾濫一般。巴貝爾塔也是混亂的圖像，人類想要成爲天主，想要蓋一座高塔可以模仿天主，管理別人。結果，他們彼此之間竟無法溝通了。混亂的情況用了很多方法來表達。比如，埃及的奴隸生活及困苦的情況，希伯來人被外族所征服，被放逐異域，受異族統治等。

回顧歷史，依勒內說，我們在開始時受到天主恩寵，後來親密關係跌落至越來越混亂的地步，但天主透過先知許諾我們一個新的開始，要重建和諧。耶穌帶來了這治癒的恩寵。

依勒內講述耶穌的作爲時，用了新約中的幾個典型，用了保祿的模式，也從若望福音及其他地方取了一些形象。他說，耶穌爲我們付了贖金，重新建立了和諧。第一個亞當破碎分裂了，耶穌來了，他把破碎的亞當重新集合起來，重新來個人類的計畫。

除此之外，依勒內還用了另一個很有意思的圖像，他說伊甸園的中間有棵知善惡樹，蛇是毀滅的工具，厄娃採了生命果給亞當吃。而耶穌被釘的一幕，位於中間的樹即十字架，十字架的旁邊有瑪利亞，她全力支持耶穌所做的一切，十字架上是新亞當、耶穌。第一位亞當取了屬於天主的東西，而第二位亞當歸還給天主這一切：崇拜、回應、犧牲自己等等。至於那破壞了一切的蛇，圖中兵士拿著長矛刺透了耶穌的肋旁，使整個圖像變得更完美。所有該還給天主的都全歸還了。

早期教會即用這個方法來說明若望福音中的這幅圖像。依勒內說，兵士帶著長矛，刺透耶穌的肋旁，就有血和水流出來，這是教會誕生，因爲水就是領洗的水，血是聖體的血。所以當血水從基督的肋旁流出來時，教會誕生了。

依勒內說，救贖就是把一切毀壞的重建起來，恢復人跟天主之間的破壞了的關係，重新集合被分裂及分散的一切。他引進這個主

題，「救贖」就是解除過去的「破壞」。

依勒內又用了另一個非常特殊的圖像，他說，「聖神」和「聖言」或「聖子」就好像是天主在創造世界時的兩隻手，「聖神」在水上運行，而天主的「聖言」使一切產生。就好像在創世紀裡，天主用兩隻手工作，在救贖時，天主也是兩隻手一起工作。「聖言」在耶穌內化生成人，而「聖神」降生在教會之中，教會變成聖神有形的圖象。新郎與新娘的圖像也是從這來的，耶穌比作是新郎，教會則是新娘。

當依勒內引用這些圖像時，他邀請我們用想像力來塑造救贖的概念，以便知道如何跟天主合作，知道我們被召做什麼。但是，經過歷史的演變，這些多元化的圖像，慢慢只剩了一個圖像。

因此，到了十二世紀的初期，西方思想與東方的思想，如東正教，就不太一樣了。西方拉丁教會一位修道院的院長，後來成為主教的安瑟莫，給「救贖」下了一個定義。他是一個很有名的思想家。他採用日耳曼民族的法律，依據當時日耳曼刑事法律的方式來解釋「救贖」。

安瑟莫照依勒內的說法，認為耶穌付了贖金，完成救贖。不過依勒內說這贖金是付給魔鬼的，安瑟莫說付贖金給魔鬼是不對的，因為如果魔鬼一開始犯了罪，他沒有權力要求贖金。依勒內是從戰爭的角度來看此事。失敗者被虜後，可以付贖金把囚犯贖回來。而安瑟莫則是從一個父權的制度來想。因為在父權社會，在上面只有一個權威，中間有一些中介的權威。他所想的是日耳曼民族犯罪的法律，而非戰爭。因此，他說假如耶穌必須付贖金，這贖金不應該給罪人魔鬼，這贖金應是給最高的權威天主。

因此安瑟莫覺得很奇怪，耶穌既然是神，為何還需給神付贖金呢！他必須想出一個理由來。他的理由是這樣，因為贖金太大了，

沒有一個人可以付得起。那爲什麼贖金會那麼大呢？從日耳曼法律的觀點，任何違法的事或罪的嚴重性，要看被冒犯的人的地位來定，地位越高，罪就越大。所以，人冒犯了神，而神是無限崇高的，人毫無能力付得起相稱的贖金。因此必須是一位是人又是神的耶穌才能做到。

安瑟莫又問，如果耶穌是神，爲何他要做那麼大的犧牲呢？他的回答是，那是要讓人瞭解自己的罪有多嚴重，耶穌爲我們做了多大的犧牲。

安瑟莫之後，也有不同的說法，這些說法都是無稽之談。第一個比較清楚的論點是十二世紀的彼得阿伯拉，他用很多新的方法開關神學研究的新範圍。阿伯拉說，人是平衡物價的角度在談，而「贖罪」應該看人倫理道德的品質。所以是否用錯了比喻，用錯的方法來說服別人。如果說，耶穌給了我們一個非常特殊的表樣，讓我們知道如何效法他以回報天主，這樣的解釋不是更好嗎？

所以到了十三世紀，多瑪斯阿奎那採用了阿伯拉的某些思想，也綜合了安瑟莫的思想，但排除了其中有關法律的觀點，使得思維形象前後一致。所不同的是，耶穌把我們帶回到跟天主共融的關係。阿奎那稱這是爲首的聖寵，耶穌使我們也分享到這關係。從某方面來說，當代正統信仰對我們如何被救贖所採的標準是出自多瑪斯。特別強調溝通、團體，關係模式的改變，以及賦予力量。

很不幸的，雖然這是正式的救援論，但大部分教理神學課本上仍回到安瑟莫的理論，因爲他們認爲安瑟莫的論點比較有條理。在拉丁神學的發展中有一個很大的傾向，就是使一切條理分明。他們喜歡這樣的想法：無限大的冒犯，就要用無限多的補贖。人的冒犯要人來做補贖，要無限量的能力，那就只有求助於具有神力的代理人。這樣一切才能平衡。

爲什麼我們返回安瑟莫理論會造成問題呢？從女性神學的觀點來看，有下面幾個理由：

第一，英雄主義的概念：認爲我們都沒有用，只有某一個人能爲我們做一切，我們只是被動的接受者。這種概念不能改變什麼，我們只能坐在那裡，說聲謝謝你，一切都沒改變。

第二，階級制度的概念：這種概念把人分成有能力及沒有能力的等級。這個階級制度很快就和教會所行的制度結合。

根據安瑟莫的模型，耶穌爲我們做了一切，所以我們所需的治癒恩寵好像被保存在蓄水池中，由某些人來分施給我們。自然這分施恩寵的人又是來自權力制度的最高階層。

因此從十六世紀特利騰大公會議到二十世紀梵二大公會議之間，我們的禮儀圖像告訴我們如何獲得救贖。我們進堂，被動地接受由上層權力階級所分施的聖寵。我們拿到聖寵後該怎麼辦呢？設法不要犯罪。這實在很沒有意思。

我們既是耶穌的門徒，就應該設法改變世界的結構，特別是改變統治制度的結構、排外的封閉制度的結構、種族仇恨的封建制度、以維持武力均衡爲藉口而不斷增加武器的毀滅性結構。我們的責任在改變這種種制度。

根據安瑟莫論著的字面意義，他把保祿和依勒內的有關救贖論的比喻，用來加強世上這種種結構。其實救贖是要給與我們改造世界的能力，因此支持這種模式根本就是相反天主的國度。

女性神學家建議我們要同時看基督論和救世論，亦即應同時瞭解耶穌是誰，耶穌做了什麼，祂怎樣與眾不同。我們應從不同的圖像及故事多方面來思考，以不同的方式來講述，因爲我們探討的是不易理解及把握的奧蹟。以我們過去生活經驗中所獲得的智慧，多少可以觸及一點，並試著多瞭解一點。

假如我們接受多元化的討論方式，認真思考耶穌是天主的神，降生成人，使聖神降生在我們心中，表達了天主的智慧，是天主創造者要跟我們分享的智慧。這樣耶穌來，是給團體帶來生命。那麼耶穌是一位男性的事實對耶穌本身有關，但對救援論則根本沒有什麼重大的關係。

譬如，假設他是女人，在他那個時代，他就不會被釘在十字架上了。別人或許會恥笑說，那是一個發瘋的女人，很快地便把他忘了。或者即使最後被人殘酷地處死，也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，因為那時的習俗可以把褻瀆的人或淫婦用石頭打死。所以對耶穌而言，身為一個男性是非常重要的，這關係到他的身分、關係到他如何談及天主、與其他人的來往，以及最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。

但是，這些我們都可以不管，在救援論中重要的是，在人類的社會中，天主的智慧、天主的思想，取了人形，天主的慈悲化身成人。也就是說，神聖的神進入人的經驗層面，他受痛苦，他也有快樂，他在我們人的環境中工作。這些才是耶穌降生成人、救贖、受苦、死亡及復活後建立教會的最主要因素。

總之，女性神學家所反對、所爭論的問題是，把耶穌的男性跟帝王的統治、王國的制度，反映到我們所瞭解的超越的神身上。換言之，把耶穌的男性跟帝王和天主結合在一起。